

<<杜尚访谈录>>

图书基本信息

## <<杜尚访谈录>>

### 前言

我没有想到，一个艺术家可以活得如此精彩如此自由。

杜尚一出，整个西方艺术史被重新改写；学习杜尚，能使我们生存意义霍然改容。

有如此影响的人世间不多，有幸和他接近是我们的运气。

在这本访谈录中，杜尚用对话展现了他自己的一生，这一生是由热中绘画，学习先进流派，后来却又放弃绘画，甚至放弃艺术构成的。

可是，当杜尚否定艺术、放弃艺术时，他却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艺术家。

在这里，他让我们第一次碰到了在艺术史中逻辑没法进入的部分：大象无形。

正是在这里，杜尚把艺术的事变成了人生的事，变成提升精神境界的事。

在艺术史中，没有哪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把对生命的思考变成艺术唯一的主题，而且，他为这个主题找到了独特的表述方式——完全放弃艺术的感性美，让它成为服务于思想的工具。

这个人的思想是如此独立，他拒绝接受一切现成的东西。

在喧嚣纷扰、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他如人无人之境，在自己思想掘出的隧道里一味锐进，然后，他抵达了把艺术和人生打成一片的境界。

在他的前进过程里，我们孜孜维护的艺术和生活的界限、美和丑的区别、高和低的价值取向像皮屑一样脱落，他的生命因此像一朵清新可喜的白莲。

伴随他一生的质疑和种种所谓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把他扭曲成一个怒目暴戾的凶神，他把自己与社会的对立表现得非常轻松，甚至温润，让我们看到力量的真正品质：无言，甚至无意。

他把这样的两极融于一体的能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大美、至美的境界，它不在视觉的形式上，而在心灵的和谐上，在一种让生命活出了无滞无碍的圆融里。

在访谈录中，有较多的部分涉及作品的制作技巧和艺术流派之间的纠葛过节，可能会让不熟悉艺术的读者感到陌生，从而影响对杜尚思想和人生的感性把握。

因此，读者不妨先读访谈录之后的附录，其中集中地介绍了杜尚的艺术和人生，聊可作为访谈录的导读。

## <<杜尚访谈录>>

### 内容概要

杜尚一生除一本棋书外从未著书立说，他的存在却影响了20世纪整个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在本书中，杜尚罕见地敞开心扉，同卡巴纳聊及他的艺术和生活，回顾他的作品和经历，在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完整、自由而独特的人。

杜尚一生致力于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本书所记录下的访谈，或许可以算作他的又一件作品，如同他信手拈来的现成品，如同他的每一次呼吸，这件作品不事雕琢，却必将影响深远。

杜尚的出现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

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

<<杜尚访谈录>>

作者简介

<<杜尚访谈录>>

书籍目录

译者序 英文版序一 英文版序二 杜尚访谈录 一、八年的游泳课 二、一扇朝向另一些东西的窗户 三、通过《大玻璃》 四、我喜欢呼吸甚于喜欢工作 五、我过的是一个侍者的生活 附录 附录一：杜尚 附录二：禅宗、杜尚与美国现代艺术 附录三：杜尚年表 后记：杜尚与我

## &lt;&lt;杜尚访谈录&gt;&gt;

##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我喜欢呼吸甚于喜欢工作 卡：您说过：“一张画不能引起震动就不是一张好画。

” 杜：这话说得苛刻了点，但的确是这么回事。

在任何一个天才的作品中，他一生中数得上的东西也就四五件，剩下的就是一些填充物了。

通常也就是这四五件东西在一出现的时候震撼人，无论是《阿维农少女》，或者是《大碗》，就属于那种震撼人心的作品。

因此我不觉得要去夸奖雷诺阿或修拉的每一张作品……虽然我很喜欢修拉，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梦想着稀罕之物，那种被视为超越的美。

像伦勃朗或契马布埃那样的人每天都在作画，画了四五十年之久。

然后，我们后代们就该因为那些作品是由契马布埃或伦勃朗画下的，就得说它们肯定是好的，任何契马布埃画下的废品也要去赞扬。

在他画下的三四张杰作边上有的就是废品，我虽不太了解，但它们就在那儿。

我把这个原则用于所有的画家。

卡：你还说过艺术家并不知道他作品的真正意义，还说观众总是通过自己的译读参与了作品的创作。

杜：一点不错。

因为我认为，实际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或者竟是个天才——生活在非洲心脏地带，每天都画出非常出色的画来，却没有任何人看到它们，那么他等于是并不存在的。

换句话说，一个艺术家必须被人知道他才存在。

因此，人们可以设想，曾经有千百个天才存在过，他们死了，自生自灭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让人们知道自己、吹捧自己，让自己成名。

我坚信艺术家作为一个媒介的作用。

这个艺术家做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有一天由于大众的、观众的介入他被承认了，然后他又被后代承认了。

你是没法阻止这个过程的，简而言之，这是由两点构成的产物，一头是做出这东西的人，另一头是看到它的人。

我给予后者和前者同样的重要性。

自然，没有艺术家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

但你不妨定心一想：什么是艺术家？

这对一个家具制造者也一样，比如布勒家具，既是人欣赏的对象，也是那个创造布勒家具的人。

一件作品是由它的赞扬者造成的。

非洲的木勺在刚做出来的时候什么也算不上，它只有实用的功能，是在后来才成为美丽的物品，成为所谓的艺术品的。

你不觉得观众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吗？

卡：当然。

但我不能完全同意您。

比如说《阿维农少女》，公众在它被画出来的二三十年后才看到它，然而它对于少数几个从毕加索那里看到这张画的人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杜：是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在开始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却消失了。

我现在想到了格雷郁德，我一向非常喜欢他。

卡：还有梅青格尔。

杜：是啊，清洗是在大规模进行的，才不过五十年啊！

卡：你认为像格雷郁德这样的人画了不为人知的杰作？

杜：不，并不。

实在说来，任何杰作一旦被观众指认，就得了好去处。

是观看者形成了美术馆，他们是构成美术馆的元素。

美术馆应该算是领会形式、评判形式的最后的场所吗？



## &lt;&lt;杜尚访谈录&gt;&gt;

## 后记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立刻生出一点疑虑：会不会太放肆？人和人难道是可以随便相“与”的，尤其是对一些杰出的人？杰出的人只配让我们抬头景仰，而不是与之比肩的。

倘若因为我对杜尚作了些研究，张口就说“杜尚与我”，人们就会当面笑话——“什么杜尚与你！有没有搞错？”可我真的想说的是杜尚与我。

因为杜尚就一个，他在那里，喜欢他的人，就朝他走过去，凑近了观察。

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一千个观察者就有一千个杜尚。

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有证据在这里：我曾看过一盘介绍杜尚的录像带，那是拥有最多杜尚藏品的美国费城美术馆摄制的。

看了之后，大失所望，里面讲的全是对杜尚画作的分析，非常技术化，杜尚被当成一个画家介绍着，其中没有提供任何我想看见的东西（据我看，杜尚最精彩的恰恰不是他作画的那部分）。

因此我知道了，那是杜尚与费城美术馆，不是杜尚与我。

杜尚与我则用另一种方式交往着。

人和人相交是要有缘分的，我们对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心仪爱慕也一样是要有缘分的。

我跟杜尚有缘分吗？我不知道。

九年前我去芝加哥美术馆，走进收藏杜尚作品的展室时，迎面就遇上他的一件“现成品”——一个木制的衣钩，那种四面张开的，像花朵般的衣钩——用一根尼龙绳四面不靠地悬挂在半空。

我的眼光落在上面的一刹那，突然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活像看见一个幽灵。

这非常奇怪，衣钩普通极了，既不怪异，也不凶险，静静地垂在那里，一动不动，许多人走过去根本没有注意。

直到现在，我还真希望自己那次是见到鬼了，见到了杜尚的魂魄。

但我也知道，肯定不会了，杜尚亲口说过的，他一死，就要完全消失，他说：“我并不要另外一次生命或者轮回什么的，这有多么麻烦。

”可我为何如此迷恋杜尚？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有没有搞错？十年前，当我读到那本《杜尚访谈录》时，便觉得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中透进了一线亮光。

我说“乱七八糟”是毫不夸张的。

那时我在美国学校学艺术史，成天通过书本跟无数的艺术家打交道，他们把我的思想彻底搞乱了。

每个艺术家都在告诉我他（她）就是方向，他们试图引领我，同时又在彼此争吵，我听听这个，看看那个，谁都有理，谁都不能不理，简直惶恐极了。

同时，美国的学院教育不是在为学生们澄清、理顺这一堆乱麻，反而津津乐道地制造出各种理论，并且还互相复制，根本就是雪上加霜。

这一切层层叠叠，压得人不能透气……那真是一段非常痛苦而黑暗的日子。

现在我不由得常常惊奇，我们人类的教育制度，甚至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最让人不能明白的地方，就是不断地炮制大量的垃圾来淹没你，窒息你。

在这一大堆吓人的文明垃圾里埋没了多少年轻新鲜的生命，只有天知道。

而整个的这一切还在继续有效地运行着，搞乱和埋没其他学艺术史的学生、学者以及无数学习艺术的人和艺术家。

想象一下吧，你赤手空拳，身上没穿救生衣，手上没有罗盘，艺术之海上又常常风浪大作，海岸又遥不可及，你怎么办？如果这时有一个救生圈突然向你抛来，天哪，你当然要死死地抓住不放了。

就是像这样，我一把抓住了杜尚，伏在这个救生圈上，我安心了。

海上风浪依旧，可已经不在话下，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被打沉了。

十年过去了。

在这十年里，我为杜尚写下些文字，用尽了我能想到的赞美之辞。

那些文字肯定描述了某种美好的东西，甚至能够打动一些人。

我也借此获得了一点看待艺术的立场。

比如，有一次我在洛杉矶遇到一位在中国城一家书店里办画展的中国画家，他为能来美国搞画展显



## &lt;&lt;杜尚访谈录&gt;&gt;

得意气飞扬，对我说：“我艺术的使命是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让人知道中国艺术是最高的。

”我看着他用传统笔墨和构图法画成的山水条幅，不无惋惜地想：假如他对我说的是，“哎，画了几张画，想到美国来弄点小钱”，我肯定会多尊敬他一点。

我还看着他梳得油亮的头发和神采奕奕的脸想，人一年年地长了岁数，有了年纪，肯定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

人要是做了艺术家，直比普通人又高出一截去了(世人都这么看!)，那更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了。

可是怪，别的职业的人都挺本分，偏偏越是当上艺术家的人，越容易忘了自己是什么。

艺术家自己，有时还得添上周围的人，都在使劲往他那个自我里吹气，吹成个彩色的大气球，拿在手里招摇过市，觉得挺美。

而且，说来几乎叫人丧气，一世界的艺术家都在这么干。

美国艺术家吹起他们自己的那个气球来，气还要足，色彩还要鲜艳。

拿出去，比如拿到中国去，人人都仰头争看，啧啧称奇。

过去，我也在观看的队伍里，而现在却在手上拿了一根针——这根针是杜尚——逐个朝这些气球戳过去，看着这些漂亮的大气球被针一戳就破，噼啪作响着，成为色泽黯淡的碎片残骸，落到地上，我觉得很痛快。

还有，看见一位海外艺术家这么自述道：“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创新，每一幅画都要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到底，要跟别人不一样，发挥到淋漓尽致，要精进，要配合社会变迁的节奏，硬碰硬地求精进。

画作要有哲理并要求完整。

我个人对艺术抱着使命感，这一点一直是我坚守的信念。

就绘画表现来说，建立自我特有的绘画语言，并强调时代特有的精神面目，也是我一向执著的。

绘画可以提升文化，有使命感的画家在文化活动中是最重要的。

”——他说的这一堆是什么?我不懂。

可有一点我懂了，觉得自己的艺术重要，是错。

就像我们活人，觉得自己重要一样，也是错。

我顺便也懂得了另一点：这个世界其实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人设的体系，在这里有一种人为的秩序，什么东西是该抬高了搁在上面的，什么东西是该搁在下面的；另一个是世界的本来样子：太阳照例升起来了，照耀着每一个活动着的人，这些被称为人的生物，有的在种地，有的在修鞋，有的在画画，有的在掏阴沟……仅此而已。

其中没有上面说的什么“坚守的信念”、“特有的精神面目”，以及“最重要的”。

说到底，我们全体只拥有一个事实：活着。

然后用各种活动去充满“活着”这个空荡荡的大口袋。

仅此而已。

实际的情形是，知道这个世界“本来样子”的人非常少，数得过来的，老子是一个，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日静，是谓复命。

复命日常，知常日明。

”杜尚也算一个，他说：“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说不意味着任何东西。

实际上，在今天事情还是这样。

”谁要是能看清世界的本来样子，我就佩服谁，管他是什么人。

不知不觉，我跟着杜尚，跟到艺术外面去了。

我脑子里不再想着艺术这档子事，艺术史对我变得无足轻重。

看着人们在这块地盘上争论辩解，我甚至觉得很奇怪——他们在说什么?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人为的体系里，没一件事不被弄得复杂，你的心思、感觉、精力全要拿出来对付各种主义，选择这个那个立场，搞清这个那个概念。

你在里面磨合，挣扎，喘气，大汗淋漓……渐渐地，你就耗干了，像一茎枯草般地倒下，这一生就对付过去了。

## &lt;&lt;杜尚访谈录&gt;&gt;

面对这个惨烈的事实，很自然的，艺术、艺术史就没法重要了。

杜尚其实对艺术没做太多的事(所以他有那么多时间去下棋)，他就是在对人生的还原过程中顺手把艺术拿起来看了看，觉得在人为系统中，艺术的地位被抬高得有些滑稽。

他笑起来，轻轻地——他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在《蒙娜丽莎》上画了胡子。

我们糊涂，还以为这一手既轻巧又来事，都跟着学。

这太危险了!你穿透过这团错综复杂的人为体系了吗?你像脱一件脏衣服似的把它脱下了吗?如果你没有，就趁早住手，不然，你会显得不光要名，还想不付出劳动就得名得利，多贪呐。

杜尚是最难学的，这完全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你要放弃许多东西，然后转过身来，面对你自己。

你要练就一副眼光，穿过层层叠叠社会的、观念的、自我的衣服，看清你自己，看清那个叫生命的东西。

不然，你做的一切都是白搭——有时比“白搭”更坏，你把水搅浑了!只要还是站在人为的体系里看艺术，即使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到底，要跟别人不一样，发挥到淋漓尽致，要精进，要配合社会变迁的节奏，硬碰硬地求精进”，他也决不可能成为“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不在这里，它躲在人为体系之外，它在那个本来的样子里。

它其实离我们不远，总在那儿呆着，可我们总看不见它。

杜尚是一扇朝它打开的门。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问题在于，我看到了这么多，并不等于我做到了这么多。

我的思想走在我的自我前面。

那个自我看上去远不如思想活泼矫健，清新可喜，甚至还有几分迟钝笨重，阴郁愚鲁，但它沉着地盯着那个欢快前行的思想，一点儿也不自惭形秽。

它拿得准，它比那个“小家伙”要有力量得多。

它真有力，情况的确如此。

近两年我开始在想，凭什么总抱着杜尚不放?这些年下来，我为杜尚做了点事，杜尚也对我做了点事，现在，咱俩谁都不欠着谁了。

就此分手，又体面又合适。

再说，我压根儿不喜欢自己总跟人跑，杜尚难道比我多长了个脑袋吗?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好画家，他从来不是。

他早年留下的习作，每个艺术学校的学生都画得出。

他那张著名的《下楼的裸女》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他创作那张画时的1912年，表现运动的观念早已正式提出，而且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响当当的流派——未来派(1910年)；而他表现运动的手法——分解形体——也是立体主义提供给他，又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他为这张画走红，简直莫名其妙。

他那点艺术上的小试验其实不值多少钱，有太多的画家比他做得多，做得好。

没有他，现代艺术的进程——仅就风格的发展而言——完全毫发无损。

就算他那些反艺术的思想珍贵，现在也是尽人皆知，个个都拿来武装到牙齿。

没有他，我自己就不能游到岸上去?岸已经是看得见的了。

现在我可以撇开他，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我还真这么干了，我开始涂抹一些其他文字，有那么一篇两篇的，还颇能骗人，赚到一点读者的眼泪。

我想：“有门!甩开膀子干吧。”

在艺术上我是熬不出来了，地盘全叫杜尚占了——他可够狠的。

可是东边不亮西边亮，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现在，我坐在美国加州某个小城的一栋房子里，跟前是一张书桌。

我们的小街静极了，男人们全出门上班，孩子们都叫学校给圈着，女人们被永无尽头的家务事拴在自家的房顶底下。

## &lt;&lt;杜尚访谈录&gt;&gt;

加州的阳光真是灿烂美好，把窗外的一棵柏树、一大丛袅娜的夜来香照耀得熠熠生辉……一切是那么静谧和美，可我忧心忡忡地交握着自己的两只手，对着一杯渐渐冷下来的茶，由衷觉得，在平静如水的的生活里危机四伏。

往往只消一个念头，就足以荼毒我们不长的人生。

这还不是说那些要去杀人偷盗的坏念头，偏偏还是些“好”念头，比如说想做一个作家的念头。

这个念头让那些我在艺术里批判的一切重新回来了。

它们笑容满面，对我完全不计前嫌，它们知道我舍不得这些老朋友。

你说，人心究竟是一个什么？它到底能为你储藏多少脏东西？我对此感到惊奇、困惑，而且束手无策。

我害怕着自己，可同时却有几分佩服着自己。

在艺术界，我大刀阔斧，拿一把借来的扫帚清除了许多垃圾，可是在自己的内心，所有的垃圾原封不动，甚至被打包储存，拉栓上锁。

这一切干得多么漂亮，而且神鬼不知。

我走在人前，边缘整齐，表情明确。

看来，就目前而言，靠了自己，我还是游不到岸上去。

杜尚来过了，又走了。

他一走，我被留在了原来的地方，还是那个过去的自己，还是那个有欲望的、一心要了不起的俗物，在艺术界扮演一副超脱的嘴脸，可是跑到另一个地方去故伎重演。

我瞧不起这个自己，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彻底消灭了，让那个自我死得透透的。

我站起来，不知所措地在书房里转了一圈，一圈都是书，可没有一本是我想读的，它们肯定帮不了我。

我只好再翻开那本薄薄的《杜尚访谈录》，头埋了下去，又一次读到：“我反对所有的这些……一种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我是该选择绘画，还是选择别的？”“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

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

因此，如果你愿意，我的艺术就是某种生活：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一个不露痕迹的作品，那既不诉诸视觉，也不诉诸大脑。

那是一种持续的快乐。

”我被这些已经读过的话再次感动得眼眶湿润，并且在下面重重地划了线。

## <<杜尚访谈录>>

### 编辑推荐

《杜尚访谈录》编辑推荐：杜尚的出现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

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

杜尚一生除一本棋书外从未著书立说，在《杜尚访谈录》中，杜尚罕见地敞开心扉，同卡巴纳聊及他的艺术和生活，回顾他的作品和经历，《杜尚访谈录》可谓最权威的关于杜尚的文本，中文版由美术史专家王瑞芸翻译，更附有近七万字的对于杜尚和美国现代艺术的介绍。

<<杜尚访谈录>>

名人推荐

<<杜尚访谈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